

請掀開經本第十八頁，前一面最後一行，我們接著看，「何謂大小」，這個就是講的善有大善、有小善，惡也有大惡、有小惡，這是我們應當要能夠辨別的。他這個地方舉了一個例子，舉了一個公案，這個公案是我們能夠信得過的，我們從這裡頭去體會這個道理，這是確有其人，也是確有其事，不是預言。「昔衛仲達為館職，被攝至冥司，主者命吏呈善惡二錄。比至，則惡錄盈庭，其善錄一軸，僅如箸而已」。這個就是所謂人間做的善惡，幽冥界的判官都有記錄。這個事情說起來有很多人不相信，世間人這麼多，做了個善惡的時候，哪有那麼些人他哪有那些閒工夫一樁一樁給它去登記？這個事情真正是不可思議。但是有沒有這回事？有這回事情。

我在早年學佛，對這個事情也是半信半疑。朱老居士給我說過兩樁事情，第一個就是講他的老岳丈，他的岳父章太炎，這是大家曉得，民國初年的樸學大師，是真正一個有學問、有德行的人。他在世的時候就做過東嶽的判官，東嶽這個地位相當之高。在我們中國大陸有五嶽，閻羅王底下就是五嶽，這個五嶽比省大，他管好幾個省，差不多就相當於我們抗戰期間畫了個戰區那個司令長官一樣，一個戰區他管好幾個省，我們中國大陸一共就畫分五個區域，就是五嶽。五嶽是東嶽，東嶽大帝那個廟在泰山，在山東的泰山，他管五、六個省。東嶽大帝請他去做什麼？去做判官。這個判官是什麼地位？就相當於我們現在所講的祕書長，如果說東嶽大帝我們把他比作省主席，他就是省政府的祕書長。所以這個地位很高，僅次於東嶽大帝，他在陰間做這麼大的官。

他做官的時候，人是個活人，白天在陽間裡處理一些事情，晚

上要到陰曹地府去辦公，人也相當的疲倦，沒得休息，日夜都要上班。去怎麼去的？每天晚上黃昏的時候，吃了晚飯以後，他就曉得時間快到了，就有兩個小鬼牽著一匹馬來接他，每天晚上來接，到第二天早晨差不多雞叫的時候，就把他送回來。他就見了許多的事情，所以有些好的朋友在一起玩的時候，他就說他所判的案子，見的這個事情，的確如此。人家就問他，說你做這個判官你有沒有薪水？他說有，他說那個有我沒得用處，拿到陽間來沒用處，有薪水。也有飲食，那個飲食東嶽大帝都叫他不要吃，那是餓鬼道的，叫他不要吃。

他說奇怪的事情，我們陽間很多言語不通，譬如南方跟北方人講話就不通，講國語的，本省同胞有不懂國語的，還得用台語翻譯，外國人跟中國人言語更不通了，他說到陰間好像都通了，各人說各人的方言，彼此好像都聽得懂，這是個很奇怪的事情。譬如跟美國人交談，他說的是美國話，不是說中國話，他說的我們聽得懂，我們說的是中國話，並不是說美國話，他也聽得懂，這個語言沒有障礙。譬如外國人也有很多在中國死的，也要經過他那個地方。他見過很多這些奇奇怪怪的事情，常常每天把他辦公看到的那些事情都給大家說。

鬼的壽命是長，我們在經上看到，沒聽說過，他給我們講的時候是說出來了，他說他曾經在東嶽大帝那個地方見過有宋朝的人、唐朝的人，還在鬼道，他都認識，因為什麼？從前念他的文章，念多了。這個都是鬼裡頭年歲比較大的，愈是往古時候去那就愈少，像唐、宋、元、明這些鬼還是很多，在我們歷史記載的那些人，確實有不少都在鬼道，他都見到過。有一次他試驗了一下，他說天天上班很累，有一天就告個假，就用黃紙寫個請假條，到下午的時候他在門口就把它燒掉，果然那天晚上來接他的小鬼就沒有來，准了

他一天假。很有趣味的，這個事情是千真萬確的，朱鏡宙老居士講他老岳丈的事情。

他說判官裡頭生死簿記的這個善惡的確有，不是假的，他所記錄的也不是隨便給你記錄，他不敢，是你造作的有善惡，他給你記錄下來，等於說那一邊留的有資料。因此古人常講「舉頭三尺有神明」，你作善作惡，你不要怕人家不曉得，幽冥之中這些鬼神，管閒事的鬼神，都給你記錄下來了，是一筆都不漏的，往往你自己有，忘記掉的，一想，真的，他那裡記載的有。他跟我講的故事很多很多，他經歷的這些事情，年歲大，經歷得多，將來有時間我講給你們聽，很有趣味，那都是千真萬確的事實。

這個就是把他善惡的記錄檔案調出來，看看這個人他一生造的善惡有多少。一看記載善的那個本子大概只有一張紙，捲起來，你看看，僅如箸，箸是什麼？吃飯的筷子，筷子你想想看一點點，一張紙捲起來的，就那麼一張，一紙。而他做的這個惡，把那個本子堆起來堆了一大堆，在大殿裡堆了一堆，全是記他的惡。惡做得多，善做得少。好了，這個冥官就叫底下的小鬼拿秤來秤一秤，來磅一磅，比重，分量是惡多善少，比一比重量，這個一比重，你看，「如箸者反重，盈庭者反輕」，他這一卷它重，放在天平上一放的時候這一卷重，這冥官心裡對他就有好感。「仲達曰，某年未四十，安得過惡如是多乎」，我現在還不到四十歲，我的過失怎麼會有這麼多？這些事情諸位要信，不是世俗講的，信則有，不信則無。如果說不信則無，那我都不信。信，有這個事情；不信，還是有這個事情，這個事情不是管你信不信的，確有其事。冥官就告訴他，「一念不正」，這就是惡，「不待犯也」。你要是犯了，你這個惡就大了，罪就重了。你起了一念不正的心，這個就是惡，這個惡當然也有記錄，但是過輕，不是重罪。所以它雖然有那麼多，都是輕

，都沒有什麼重罪。

他就問了，他說這一卷是什麼東西？他說怎麼這一卷反而能夠說是比我四十年做的過失還要重？這一卷是善，我做了些什麼善事？這就再告訴他，「朝廷」，就是皇帝，說朝廷就是說皇帝，他興趣來了，想建一個大工程，而這個工程是勞民傷財，又不是必要的，所以他就寫了一個等於說是在從前叫奏章，建議、諫正皇帝最好把這個工程取消，免得勞師動眾，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建議。他這裡講了，「修三山石橋」，修這個工程要用多少勞工，要用多少金錢，這都是老百姓的血汗。這個朝廷能省應該要省掉，不能省的，那是需要做的，所以為政總是要多替老百姓著想。這個就是他給皇帝上疏的稿子。

仲達說了，我雖然有這個意見進給朝廷，但是皇帝沒有採納，皇帝還是興這個工程，我雖然建議，沒有被採納，難道這一個念頭就有這麼大的功德嗎？這個冥官就跟他說了，朝廷雖然不從，你這個一念，這個念頭，是叫大眾得福，這一念不是為你自己，是為老百姓著想的。他說如果要是皇帝接受你的意見，採納了，你這個善更大了。雖然沒有採納，這個善已經就不小了，足可以抵他盈庭之過。所以諸位想想這一點，再想想了凡居士前面所講的，他做縣長的時候，把田賦降低了一些，這一縣的老百姓都受福，都得他的好處，這一舉就不只做一萬條善事，你看這個地方看你相信了。所以你要是為天下百姓著想，這一念善，這個善的功德太大太大了。

「故志在天下國家，則善雖少而大。苟在一身，雖多亦小」，這是講善的大小，你看為善大小由我們自己心量上來說的，不是在做事，都是講的一個心。學佛的人是念念為大家著想，不可以為自己著想，為自己捨命，這個命值什麼？學道的人看這個命就跟看衣服一樣，捨身受身，在六道裡頭就跟換一件衣服、脫一件衣服一樣，

這算什麼？這個衣服髒了，你曉得脫下來換一件新的，修道的人捨身就這麼容易，一點都不難。所以《行願品》裡舉的菩薩修難行苦行、捨身餵虎、割肉餵鴿子，他做得到，他曉得這個身是假的，這個肉身是假的，不是自己，何必要去珍惜它？應當捨的時候就得要捨，為大眾而捨，這是應當捨的；為自己一個人捨，這個是不值得的，為大眾捨身這是對的，應當的，這是修的菩薩行。

下面再說難易，什麼叫難、什麼叫易？「先儒謂克己須從難克處克將去」，這是一個大原則。所以說我們要對治自己的毛病，首先要曉得自己哪一種毛病最大，先從這一點去對治。譬如說我的毛病在貪財，你就先從貪財這一點下手，如果你好名，你就先從好名這裡斷。首先要曉得自己病根之所在，病當然很多，不只一種，哪一條最重，重的先治，重的是要命，先治最重的，然後再治那個比較輕的，不甚重要的，再對治那些。跟我們身上有病治病是相彷彿的，我們身有病了，也得看哪一種病最重，先要對治那一種。「夫子論為仁，亦曰先難」，這是舉個例子來說。

底下這就是舉一些事實，我們看看人家修善是怎麼個修法。「必如」，必是必須，必定要像江西舒翁，「捨二年僅得之束修，代償官銀」。這是一個窮教書的先生，束修就是學生對他的供養，很有限，兩年的供養他能夠捨掉，能夠幫助別人，這不簡單，這是難行能行，這個為善是難，保全人的夫婦。「與邯鄲張翁，捨十年所積之錢，代完贖銀，而活人妻子」，十年的積蓄，為了要救人全布施了，全捨了，發的是真心。這是我們講的真是見義勇為，這個是難行，「皆所謂難捨處能捨也」。「如鎮江靳翁，雖年老無子，不忍以幼女為妾，而還之鄰」，這是難忍處能忍。「故天降之福亦厚」，這個福都是自己修得的。

「凡有財有勢者，其立德皆易」，自己有錢、有地位，很容易

做善事，他不做，這是自暴自棄。清貧之人做福難，他的力量很有限，難他能夠做，這是難能可貴。這是我們要曉得，我們應當要學習的。真正有錢有勢的人修福，可以說很不容易看到他修一個圓滿的福，都是修的一半的福，要說一半已經是恭維他了，恐怕他修的福百分之二、三而已。雖然出了許多財力，他得的福報也不過就是百分之二、三，我看十分之一都得不到。為什麼？沒有恭敬心，做了一點福貢高我慢。譬如寺院裡面，他要是拿個幾百萬、幾千萬建了一個大殿，這個大殿是他捨的，他到這個地方來作威作福，到了那裡上座一坐，還得許多出家人來侍候他，覺得他是功德主，你們出的那點財力那算什麼，這就把福報全都折光了。那個貧窮人在這裡出個一點錢，誠心誠意，謙虛恭敬，所以他的福圓滿，富貴之人修福很難修一個圓滿的。上面是舉出這七個例子。

「隨緣濟眾，其類至繁」，太多太多了，不勝枚舉，可是我們自己要覺悟、要明瞭。「約言其綱，大約有十。第一與人為善」，這個十條大綱我們要好好的把它記住，縱不能背全文，這幾個重要的句子一定要把它背熟，這裡提出十條，這是我們應當要做的。「第一、與人為善。第二、愛敬存心。第三、成人之美。第四、勸人為善。第五、救人危急。第六、興建大利。第七、捨財作福。第八、護持正法。第九、敬重尊長。第十、愛惜物命」。向下這十條每一條都有說明。

我們看第一條，「何謂與人為善」，此地他也舉了幾個例子，說過去舜在「雷澤」，這是個地方，小註裡頭有，「見漁者」，漁就是現在的漁民，打魚的，「皆取深潭厚澤，而老弱則漁於急流淺灘之中，惻然哀之，往而漁焉。見爭者，皆匿其過而不談。見有讓者，則揄揚而取法之。暮年，皆以深潭厚澤相讓矣」。舜王這是以身教，打魚的，年輕力壯的人找好地方，年老衰的爭不過他，在淺

灘，淺灘的魚少，深潭魚多，他看到這個樣子，對老年人憐憫，年輕人橫行霸道，這是作惡。你看他的感化，他也到了個淺處，他也是個年輕人，跟那些老人在一塊，看到別人有過失，一句話不說；見到別人有好處，他就讚歎。過了一年，這些年輕人都被他感化了，彼此大家不爭了，個個都相讓了。這是怎麼樣教人為善。教人為善自己要做出一個榜樣給人看，時間久了，自然就感動人，別人自然就效法，就見到了。

底下有幾句話很重要，「吾輩處末世」，末世這是佛法講的末法時期，就是我們現在這個時候，這個時候是什麼時候？鬥爭堅固的時候，是天下大亂的時候，也是最容易造惡、積惡的時候。我們今天說實在的話，什麼是善、什麼是惡不能辨別，分不出來，這一樁事情最可怕。我們想積善，結果所積的全是惡；想離惡，所離的統統是善，就是對於善惡分不清楚。所以諸位能夠常常念《了凡四訓》，至少我們眼前境界裡面，什麼叫真、什麼叫假，什麼是邪正，什麼是是非，什麼是善惡，你能夠搞清楚了，這就是大學問，你才能遠離一切禍患，才能夠修積功德，你對這個搞不清楚那怎麼行？絕不是憑我們自己想的，前面都給我們說過，我們凡夫認為這是惡的，聖人認為是善，我們想這個事是壞事情，聖人認為是好事情，聖人的見解與天道相同，不是我們凡情胡思亂想以自己來做標準，那不行。聖賢人以天下人為標準來著想的，不是以個人為標準，是以一切眾生為標準的，從這個地方來定善惡。

這個地方教誡我們，我們處在末法時期，「勿以己之長而蓋人」，無論在哪一方面你要有長處，不要用你的長處去壓別人。「勿以己之善而形人」，不要認為自己常常行善，去形別人之短，形別人之惡，就是說跟別人做比較，不可以。「勿以己之多能而困人」，使得別人難堪。「收斂才智，若無若虛」，這才是真正斷惡修善

、積功累德的修學法。「見人過失，且涵容而掩覆之」。你看我們今天這個社會，你稍稍有一點過惡，大眾傳播工具立刻就來採訪，馬上就給你宣揚，唯恐世間人不知道；你要做了好事，這些新聞記者才不來訪問你。不表揚好事，表揚的是惡事，這個惡事表揚，作惡的人看到這個情形，忿恨之心只有增長，反正我做好事幹什麼，做好事誰知道，做惡事有什麼關係，你愈表揚，我做得愈多，為什麼？唯有做惡事大家才知道我，社會上鼎鼎大名，哪個不曉得？做一輩子善事，誰知道你？所以我們這個社會是鼓勵人作惡，不鼓勵人行善，雖然是天天講我們要選拔好人好事，尊敬好人好事，可是我們表現所做的不是這麼一樁事情。作惡的人，他做的惡多，你不說他，他心裡慚愧，他難過，你說他的時候，他反而不難過了。那個作惡的人，他做了一點點小小的善事，你就讚歎他，他心裡更難過。久而久之，他就改過自新了。古人用心實在是良苦。

如何去改變一個人？這一點我們要曉得，我們也有見到的，有些家裡兒女跟父母，今天所謂講代溝，為什麼？父母看到兒女的時候，總是覺得這也做錯了，那也做錯了，天天就責怪他，天天責備他，所以這個兒女對父母起了反感；做了一點好事，不稱讚他，這個家庭還能和睦嗎？這個家庭還能興盛嗎？父母教育子女，老師教導學生，對那個頑劣的學生，實在講，頑劣的學生把他教回頭了，往往都是社會一流的人才。那個老老實實守規矩，教怎樣就怎樣，那是沒用的人，沒多大出息。人才小時候都是頑皮的，就看你會教不會教，你如何去誘導他。所以過失要能夠包涵。

「一則令其可改，一則令其有所顧忌而不敢縱」，這是用心之處。「見人有微長可取，小善可錄，翻然捨己而從之。且為艷稱而廣述之」，這就是所謂隱惡揚善，這樣才能改造社會風氣，表揚好人好事，希望社會上每一個人都能夠嚮往做好人、做善事。「凡日

用間，發一言，行一事，全不為自己起念，全是為物立則。此大人天下為公之度也」。這些都要把它記住的，應當要學的，我們起心動念，一切造作，要為一切大眾著想，不要為自己。

其次說，「何謂愛敬存心。君子與小人，就形跡來觀，常易相混」，不容易觀察，有些真正君子你看起來他像小人，有些小人裝起來很像君子，從表面、從他做事都不容易看出來。凡夫與菩薩也不容易看出來，你們要不相信你念一念《四十華嚴》五十三參。你們念了這個書就曉得，菩薩表面跟行為簡直跟我們凡夫一樣，沒有差別，所不一樣在哪裡，你看不出來，存心不一樣。這裡講，「惟一點存心處，則善惡懸絕，判然如黑白之相反。故曰，君子所以異於人者，以其存心也。君子所存之心，只是愛人敬人之心」。諸位把這幾句話記住，從「君子所以異於人者」到「愛人敬人之心」，這幾句話好好的記住。他讚歎你是為了愛你敬你，他責備你也是為了愛你敬你，就是這一點心，猶如父母對兒女的心，只是愛心，做錯了有打、有罵，別的小孩做錯事情他為什麼不罵他、不打他，為什麼？不愛他，這個道理要曉得，不愛護他的時候，算了，隨他去。

我們在李老師那裡教學，李老師凡是愛護的學生都非常嚴格，有打、有罵的，凡是對那個學生很客氣的，那都是李老師不要的，開除掉的。開除掉是什麼？天天都在一起，他的善惡是非，一切造作，老師不關心、不理會他，你自作自受，你來聽經，你聽多少算多少，不聞不問，這就是放棄了。真正他看中眼的學生，那就不相同，那是常常要挨罵的，有時候還要挨打的，他手上常拿扇子，拿扇子打人，挨打的。凡是挨罵最多，挨打最多的，那就是老師最喜歡的人；要對你很客氣的時候，那是完了，那他根本就不教你。所以要曉得這個存心只是愛人敬人。難道老師對學生沒有平等心嗎？

決定平等。為什麼有的要教他，有的放棄不教他？這個不是老師的心，學生肯接受的，老師教他；不肯接受的，尊重他，不聞不問他，這是老師教給我們。他不能接受，你要常常說他的過失，會結冤仇，那又何必？相敬如賓，多好！保持這樣一個關係，不結冤仇。能夠接受的，那就要教，不教怎麼樣？不教對不起他。所以由此可知，老師愛人敬人之心是平等的，問題就是學生有肯接受的、有不肯接受的。有人曉得老師罵我、打我是為我好，對老師更恭敬。有的人認為老師處處找我的麻煩，他瞧不起我，他偏心，他對某人好，對我不好，他有這個心理的時候，老師就對他很客氣，我對你也很好。

第三講「何謂成人之美」。首先就是我們有能力辨別事的善惡，成人之美這是成就別人的善事，而不成人的惡事，所以這個善惡我們要把它辨別清楚。凡是善事，我們要盡心盡力的去幫助人。如果這個事情不善，人家找我們幫忙，我們要有智慧、要有巧妙的方法來推辭，不要傷他的心，這是用一種很巧妙的方法來迴避。這個文裡面諸位自己去看，但是這個裡頭有幾句話是很重要，我把它念一念。「大抵人各惡其非類」，這是一個習性，可以說是中國、外國人都一樣。譬如凡是同類的他就相親，或者是同一宗，同一個族的，或者是同鄉的，或者是同一國的，在外國遇到同是中國人，他就親熱起來了，在社會上，譬如說同一種嗜好的，都很容易相聚。如果是不同一類的他就排斥，譬如說是，一般人不明這個道理，基督教看到佛教，學佛的，他立刻就排斥；佛教不明道理的人，看到基督教也起了排斥的心理，這就是講各惡其非類。這是我們應當要明白的，凡夫俗人迷惑顛倒，這是錯誤的觀念，我們要曉得、要知道。

底下講，「鄉人之善者少，不善者多」。我們看看今天的社會

，的確是如此。這個東西說什麼？善惡這就是對立的，善人不見得會排斥惡人，惡人必定要排斥善人，這個善惡才分得出來。善人能夠包容惡人，惡人不能包容善人，總得想方設法去毀謗他、去破壞他。所以這底下講，「善人在俗，亦難自立。且毫傑錚錚，不甚修行跡，多易指摘。故善事常易敗，而善人常得謗」。我們今天在這個社會上可以說到處都見到，不但在中國，在外國也一樣，古今中外，的確這句話把這個事實真相都說盡了。一個讀書明理的人要把這個事實看清楚，眾人所謗的不見得是惡人，眾人所讚歎的得看看他是不是真的好人，眾人的標準很難講，聖賢人的標準那是可以斷定。一個好人，天下人都毀謗他，如果聖人讚歎他，那就跟前面講，惡錄盈庭，不如那一箸之善來得重。為什麼？因為聖人的標準是正確的，俗人的標準不正確，他講的善未必是真善，他所說的惡也未必是真惡。

「惟仁人長者，匡直而輔翼之，其功德最宏」。這就是真正的善人，他到處受人家排擠，受人家的毀謗，一般世人知識淺者就受了影響，他對他就不尊重了，也排斥他了，這真正是個善人。換句話說，他不能發揮他教化眾生的功德，這種損失是地方上的損失，是大眾的損失，與他自己不相干。他自己，人家毀謗，他還要記仇，那不叫善人。人家自己心地清涼自在，一塵不染，毀譽不動心，損失是在一般的眾生，不能接受他的教化，不能享他的福報。所以這個毀謗之結罪是在與眾生結罪，善人絕不怪他。所以結罪在眾生上結罪，這個意思前面也跟諸位講過，我們應當要曉得。我們遇到善人，別人毀謗，我們知道他好，我們要盡力來維護他，使他能夠在社會上得到大眾的敬仰，他能夠發揮他的長才，於地方造福，這個功德多大。

下面說，「何謂勸人為善」，勸善是修善裡頭最重要的。但是

我們做勸善的工作要把環境認識清楚，也就是說看對方他有沒有善根福德。有善根福德，他願意接納忠言，你真誠勸告他，他感激你，這個當然勸善之功立刻可以能收到。有些的時候，他沒有福、沒有善根，你要是說他的過失，勸他為善的時候，他對你生抱怨，在這個情形之下就要有善巧方便才能達到勸善的效果。因此勸善而不傷人的，給諸位說，最好就是講經，這是佛說的，不是對你說的。有些人，譬如經講完之後，有些人告訴法師，你講的這個東西句句話都是罵我的，責備我。我說阿彌陀佛，我也不曉得你什麼過失，我怎麼責備你？這是佛給我們說的，我可沒有膽子責備你，你要認為聽了經，覺得句句話都是責備你的，那是佛菩薩責備你，我可不敢責備你。這是一個好方法，他聽了之後，他自己覺悟他有過失他會改，他不會怨你，你講的是不錯，書上是這麼說的，佛菩薩、聖人是這麼講的。這個方法的確是非常好，我們可以常常利用。

底下舉韓愈的幾句話，「一時勸人以口，百世勸人以書。較之與人為善，雖有形跡，然對症發藥，時有奇效，不可廢也」。這個是很有道理，所以你們同學當中有幾位發心，想給我們圖書館編個小雜誌，編個小刊物，很好。這是什麼？這是勸善，勸人為善。因為我們講堂，說實在的話，我過去很喜歡玩這些東西，我編雜誌搞編輯的事情是在初中三年級。我在初中三年級有我自己的刊物，有別的同学合起來，還有學校的刊物，我自己也去搞了六個刊物，也是一天忙到晚，忙得不亦樂乎。那個時候，一個是喜歡寫文章，一個是喜歡上講台，這是我要爭取的，我要搞六個刊物，我的文章才能發表，我才常常寫。

所以我到台中去的時候，台中那個慈光雜誌是我給他搞的，我到台中去看，我跟李老師建議，我說台中蓮友這樣多，像一個念珠一樣一顆一顆都散掉，應當有個東西把它串起來。他說用什麼東西

？我說辦個刊物。李老師說很好，你去辦，那裡沒有人辦。所以，慈光當初是我一個人搞的，最初辦的時候就是八開的小型報紙，八開的刊物，半月刊。一直到我離開台中，他們以後接著辦，現在發展為「明倫雜誌」，當初就是慈光，就是一張小型報紙，做為蓮友的通訊，就是把老師所講的東西我們再報導，有不能來的也叫他能讀到。現在年歲大了，人就懶了，同時我總是獎勵這些後學，應當要學習。這個事情難不難？不難，今天要在圖書館辦這個刊物，確實輕而易舉，我們圖書館一個星期講這麼多東西，隨便記錄一點，稿子就是現成的。所以現在只有錄音帶流通到外面去，這是幫助他們來拷貝錄音帶。實際上這個小型刊物的確是有必要，這個是勸人為善最有效的工具，能夠將我們所講的內容摘要貢獻給那些不能來聽講的人，同時將我們的活動報告給他，他有時間的時候他就會來參加，來參加這些活動。同時圖書館經論相當的豐富，有些人想讀讀不到，我們可以選擇，每一期給它刊一段，他對經論裡好的東西他都可以讀到，他以後有興趣了，他就會念全部的東西。所以這是無量功德，你們能發這樣的心，很難得。

「何謂救人危急」，危急這裡頭包括的範圍非常之廣大，譬如說天然之災害，這有危急，或者有病苦了，這是危急。俗話常講，君子救急不救貧，急是一定要救的，貧窮你要是救濟他，他有依賴心了，他根本就不願意做事情，反正有人救濟，這是不應該的。所以我們要救急。對貧困的人，除非他年歲大，沒有工作能力，那我們要救濟他，那是急，那不是貧。年輕，體力壯，不肯做事情，沒有飯吃的，這個人不值得救濟他，為什麼？要訓練他，要給他一種謀生的能力，使他在社會上能夠自立，這個才是對的，所以對這種人我們要給他法布施，而不能給他財布施。沒有工作能力的人，我們要給他財布施。所以這個是要知道什麼叫危急。可是諸位要想到

，最危急的就是三界六道生死，這個事情第一危急，沒有人曉得，大家都把這個事情疏忽掉了，我們無始劫在六道生死輪迴，惡道的時間長久，三善道的時間短暫。諸位要是把《楞嚴經》好好的念一念，你能夠真正懂得《楞嚴經》的意思，你就曉得自己前生從哪來的，不必問人，我前一生在哪一道，我將來會到哪一道，過去從哪裡來，將來到哪裡去，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不必問人。這才叫是真正第一危急。

「何謂興建大利」，利是利益眾生，最大的利益，這裡頭舉了幾個例子，「小一鄉之內，大一邑」，一邑就是我們一個縣市。「凡有利益」，這公共的利益，我們一定要發心興建。這個地方舉的水利，你像遇到水災，水患了，如果水利工程做得好，大家能夠免於水患；我們防颱工作做得好，大家免於風災，這是大利益。像我們開發交通道路，使我們工商業能夠順利的發展，老百姓的生活程度能夠逐日的提高，這是大利益。最大的利益，再給諸位說，就是教育，這也是現在一般人疏忽的，只看到眼前的生活利益，看得很重，沒有想到後世。我們今天這個教育雖然很普及，量上很多，很普及，質上比以前的水準不知道差多少。我這次將民國初年小學生的作文，前天貼在這個地方，你們大家都看到。那個東西不能收起來，好好的整理整理，不要貼一個長條，給它貼一個方塊，或者鑲個玻璃鏡框，永久的掛在這個地方，叫大家看看民國初年小學生的程度，啟發我們自己在國學上深入的去研討。民國初年十一、二歲的小孩那個程度，我們難道做不到嗎？我們講聰明智慧，比那個時候的人更聰明，他們能夠做得到，我們為什麼做不到？我們在漢學應該講是十倍、百倍於他，怎麼連那個程度都不如？這是大善，這是大利益。

我學佛之後，所以我就是提倡三個事情，三個事情響應的人很

少，響應的人縱然少，也不在乎，我們的心是圓滿的。第一個大善、大利益，就是佛教的正名，多少人對佛教產生誤會，所以我一出家我就向中國佛教會提出來，佛教要做正名的工作，把佛教改成佛陀教育，簡稱佛教，脫離宗教那個圈圈，佛教才能發揚光大，叫大家知道佛陀教育不是宗教，任何宗教徒都可以接受佛陀教育。這個裡頭沒有矛盾、沒有衝突，這個是智慧的教育，給諸位說，這是大利益。如果認為是宗教，好了，別的宗教都跟你對立、排斥，他們不能學，我們想想，這個世界上有多少宗教徒，基督教、回教、天主教，可以說這些宗教徒合起來，佔全世界至少也是二分之一的人，這個世界上二分之一的人對佛法不了解，把佛法排斥在門外，不肯修學它，這個損失多大，所以這個正名的工作很重要。當時中國佛教會好像也滿有興趣，為我這個建議還開了二、三次會，二、三次會開過以後就沒下文，這個是給我一個很大的失望。

第二樁大事情，這是很大的利益，就是提倡孝道，孝道要在哪裡提倡？提倡祭祖，就是我提倡建百姓宗祠。我們要團結，不能夠分化，一家一個祠堂，不如我們整個中華民族集合建一個祠堂，一個縣建一個，由縣長、議會的議長來擔任主祭，每一個姓的派一個代表參加陪祭；在中央國家的首都所在處這個百姓宗祠，這是由總統主祭，由國民大會主席團來陪祭，提倡孝道。大陸上祠堂全部都破壞了，沒有了，共產黨底下已經沒有祠堂了，將來再建立，就希望一個縣建一個百姓宗祠。我們沒有能力，我在這裡供的百姓祖先牌位，這是我們照《百家姓》寫的百姓祖先牌位，我們每一年有三次祭祀，底下中元，我們祭祠，清明、冬至，我們有三次祭祖，我們祭祖不是祭自己祖先，是祭中華民族百姓祖先，跟別人的意思不一樣，你孝不孝父母我都給你祭，你出不出錢我都給你祭，什麼條件都沒有的，我們提倡孝道。華僑所在地區，每一個地區，有華僑

的地方，我們大家也建一個百姓宗祠，做為我們華僑我們中華文化發祥地，我們中國人聚會所，在這個裡面教授漢學，講解大乘佛法，這樣好！

第三樁事情，就是我提倡文言文。我是不管走到哪個地方，都要說這個三樁大事情。做不到，後來必定有人看到我這個建議，一定有同志者，留給後人去做。所以你要曉得，什麼是最大的利益，這個是大利益。如果就佛法來說，建立道場是最大的利益。可是今天全世界都沒有一個道場。就是這一個道場不在大小，也不在人多寡，能夠像唐宋那個時代，八個鐘點講經，八個鐘點念佛，跟諸位說，這叫大利。因為這個做法，你不要看它小，只有幾個人，它確確實實能夠把正法復興，這是無量無邊的功德，後來會影響歷史。

底下第七，「捨財作福」。這個容易懂，就是勸我們要布施，不要把財看得太重，這個地方講，在菩薩行門裡頭，「釋門萬行，以布施為先。所謂布施者，只是捨之一字耳」。底下是菩薩行，「達者內捨六根，外捨六塵，一切所有，無不捨者」，你能夠捨你就有福了，福報都是從布施修得來的。今天享福的人過去肯捨，可是他現在享福，他又迷惑了，現在他又不肯捨了。所以說風水輪流轉，富人不是永遠生生世世都富，貧人不是生生世世都貧，貧人今生作福，來生做大富，大富人今天不作福，來生貧窮，風水輪流轉的，天道非常公平，所以不要怨天尤人。

底下說，「何謂護持正法」，大利，正法是最大的利，我剛才跟大家講的，佛教的正名、提倡孝道建百姓宗祠、提倡文言文、建立正法的道場，這都是護持正法，而且是最大的利益，這個利益是無比的。我念了《了凡四訓》，假如我要不能修行證果，哪一天被閻羅王抓去了，他要把我那個善惡本子去稱一稱，大概我那個罪惡也是盈庭，我這個善大概就一點點，可是這一點點比前面講的還要

重，雖然我的願望都沒有達到，必有影響。

你們常跟我的人曉得，知道我的個性，我是名聞利養什麼都不要的，從來不給自己做宣傳的，所幹的事情沒人曉得。可是居然有個怪事情，什麼怪事情？連中華書局編的那個《當代名人錄》，裡頭有我，這怪事。你說學歷，我的學歷只是高中念過一個學期，經歷沒有，著作沒有，什麼都沒有，沒有一樣東西，怎麼能夠格，簡直莫名其妙。你說出家人裡面，像印順法師、演培法師、南亭法師，名氣也大，著作也多，有條件，我什麼都沒有。中華書局來找我，給了我通知，要選我做名人。我把這個東西放在一邊，根本就理都不理會它，放了一個星期，後來想有道理，有個什麼道理？我提倡佛教正名、建百姓宗祠、提倡文言文，都沒有人響應，這是個很好的宣傳工具。所以我就把這一點東西寫上去了，我曉得這個東西會流傳得很廣，將來人家看到這個，他發心去做，功德無量，我拿它這個來做宣傳工具。

所以我想這個裡頭冥冥當中有鬼神在那裡響應，否則的話，無論從哪一方面講，沒有道理，哪有這種道理！這是鬼神在那個地方鬼使神差。他不曉得在哪裡聽到我的名字，我跟那個編輯素昧平生，根本就不認識，不知道他在哪裡打聽到的。他們還要經過審查，審查也沒有把我這個漏掉，把它剔掉，沒有剔掉，鬼使神差。所以我想，我這個想法大概還是正確的，你們現在大家人世不贊成，鬼神贊成，老天爺贊成。所以這是護持正法，我們自己盡心盡力去做，做不到，我們有這個心，有這個願，我們處處宣揚，將來總有人繼續去做，這個願望一定會達到的。

第九，「何謂敬重尊長」，這個就是提倡孝道，對於父母，對於尊長，對於社會上年歲高、德重的人，我們對他一定要禮敬，不但要禮敬，諸位還要曉得，我們要供養。如果他的經濟環境不好的

話，不要說這個人與我素昧生平，我不認識他，跟我沒關係，那你就錯了。他在社會上是一個有道德之人，他的生活有困難，你能夠去供養他，淺的利益，他會教你，他會把他的學問、本事傳授給你；其次，你對於這個社會風氣就發生了影響，化民成俗。所以我們對於那些名教授、那些老人，我們對他應當恭敬，你們今天為什麼這些人不肯教你？你不親近他，不認識沒有關係，扣扣他的門，老先生，你不認識我，我久慕你的大名，我帶一點禮物來供養你。他看你對他這麼尊敬，請進來坐坐談談，你常常來，我教你一點東西，你佔便宜大了，絕不吃虧。學要求，求學，要登門去求學，這樣能夠造成一個社會風氣，使年輕人都曉得，對於德高望重這些人能夠起尊敬，曉得這種行為是好的，這是應當要提倡，這真正是積德修善。

後面這一條，「何謂愛惜物命」，這一段諸位自己去看，佛法裡面講的不殺生，菩薩不食一切眾生肉，都是為了愛惜物命。物這裡是指的一切動物，一切有情識的生物，我們都應當愛惜，你看看人家古人是怎麼做法，我們要效法。

末後這一大段是講「謙德之效」。前面跟你講立命的道理，然後跟你講改造命運的方法，就是改過、積善，這兩篇最重要。但是如果你沒有謙德，你的過改不盡，你的善沒法子積，縱有善行不能積。所以你要想過能夠徹底的改得乾淨，善能夠積得住，你就要學謙德。這個一開端引用《易經》聖人的幾句話來說。「易曰，天道虧盈而益謙，地道變盈而流謙，鬼神害盈而福謙，人道惡盈而好謙」。你看看這個謙之一卦，謙是《易經》裡頭的一卦，《易經》我們曉得有六十四卦，每一個卦都有吉凶，一卦有六爻，每一爻都有吉凶，只是程度上有不相等。六十四卦只有一卦六爻都吉，沒有凶，這一卦就叫做謙卦。所以人要學謙虛。此地的盈，註解裡面說得

很清楚，盈就是滿，驕慢，謙是常常感覺自己不足，盈就是常常覺得自己有餘，自滿自大，貢高傲慢，這個是盈之相，你看天、地、鬼、神、人都討厭，而對謙的人都恭敬。「是故謙之一卦，六爻皆吉。書曰，滿招損，謙受益」，這個書是《書經》，《尚書》。這個幾句諸位要把它好好的記住，這是《易經》裡頭的一段，《書經》裡頭的兩句，好好的記住，常常提醒自己要修謙德。

下面了凡居士舉了幾個人，說明謙的功德，它的效應確實能夠斷惡積善，它有這個功效。「予」，他說他自己，「屢同諸公應試」，他參加許多種的考試，都是結伴一同去，跟這些同學們在一起，很留意來觀察人，他見的事情就很多。「每見寒士將達」，他將要成就的時候，要發達的時候，「必有一段謙光可掬」，這一句是總論，在他一生經驗當中，看到這個人將要發達之前有一個預兆，這個預兆就是他有一段謙虛，謙虛光明，福相就現前。頭一個舉的就是丁賓，丁敬宇，敬宇是他的字，賓是他的名，就是丁敬宇這個人。這底下有註解，這是隆慶的進士，隆慶年間所中的進士，他們十幾個人去參加考試，這個人年紀最少，非常的謙虛，他看到這個人這樣的謙虛，就跟別的同学說，這個小年兄他今年一定會考中。

別人就問他，為什麼，你怎麼曉得他會考中？他就說了，「惟謙受福」，他就講，你看看我們十幾個人當中，謙敬上來說，有哪一個人能比得上他，能夠像丁敬宇這個人，他「恭敬順承，小心謙畏」，底下說，「受侮不答，聞謗不辯」，這是了凡，這是一個有心人觀察的，這是福相，他怎麼會不中？所以說，「人能如此，即天地鬼神」，都要保佑他，怎麼會不發達？到開榜的時候，他果然中了。這是他自己從經驗當中得來的。所以我們看一個人有福沒有福，你這些道理懂得之後，就能看人，而且觀察人的時候絕差不到哪裡去。你不曉得這個道理，所以千萬不要聽算命看相的，那多半

都是騙人的，他的目的只是覺得，你口袋裡的錢放到他的荷包裡去，目的就達到了，他說的那些話不負責任。所以我們自己要學本事，自己要能觀察，不但能看人，更能看自己。

另外一個，「丁丑在京」，在京師也遇到有一個人，這個人叫馮開之，跟他在一起，而見到他「虛己斂容」。本來這個人跟他是相識的，他在從前小的時候跟現在不一樣，他講「大變其幼年之習」。換句話說，這個人他的福報是他一生當中修得的，年輕的時候他不是這個樣子，是沒有福報的樣子，可是現在在京師一碰到他，跟他一相處後，跟他從前完全不一樣，大變其幼年的習氣。「李霽巖，直諒益友」，當時也有一個好朋友，「時面攻其非」，當面說他的過失，指責他，「但見其平懷順受，未嘗有一言相報」。在從前人家要說他過失，他馬上就發脾氣，不接受，但現在看這個人，人家說他的過失，他能夠接受，而且他對人還能夠很恭敬。了凡居士就告訴他，福有福的開始，禍有禍的先兆，這就是講禍福要來的時候都有一個預兆。「此心果謙，天必相之」，這個相是相助，天一定會幫助你，你能夠做得這樣謙虛，接受別人指點你的過失，而且你能夠改過，這個不容易，這是天地鬼神一定會幫助你。「兄今年決第矣」，你今年去考試一定會考中。